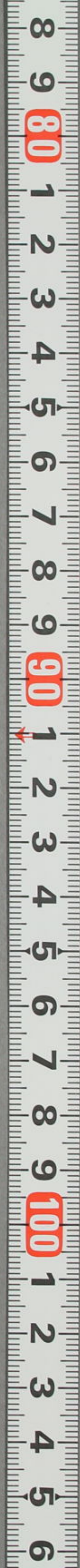


升菴外集

和16
170
25



門八 16
號 170
卷 25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八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潼川吳良輔校

經說部 毛詩

小雅周之衰

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預注云思文武之德而無貳叛之心怨有哀音也衰小也其說不通天下三分有其二豈有叛文王者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豈有貳武王

者小雅之首鹿鳴南山蓼蕭湛露君臣上下歡欣交
通豈有哀音文王以大德受命同於大舜豈有衰小
服虔之說云此歎變小雅也其意謂思上世之明聖
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事而不有背叛之
志也其周德之衰指幽厲之政也其見卓矣華陽范
氏處義曰季札觀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觀歌小雅
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于
大小雅間歌一二章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必受命
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
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
黎庶小雅譏小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遷之言爲相如
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
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沉湎以諷幽王之荒
淫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
小已之得失流及於上者如此以此證之服虔之說
是非叛然矣文中子云小雅周之盛正論也而未究
左氏載季札立言之意宋人作小雅周之衰論亦扶
同杜說未當余特舉服虔二說以訂之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

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坦叔云雅之小大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開闊與國風夙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於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叻叻鹿鳴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華谷此說深得二雅名義可破政有小大之說特爲表出之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墨子曰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

子

鄂不韡韡

一本作常
棟之華

不風無切鄭玄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是也不古
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萼詩疏云花
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
由花以覆萼萼以承華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
順而榮顯自漢以下古說相傳如此而於兄弟之義
尤為明切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萼樓取此也
宋人解之乃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
義亦且背字義矣又按束皙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
白華絳跗在陵之陬白華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跗
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柎跗跗又作足者花之足
猶人之足也故唐人亦有紅萼青跗之句

外禦其務

務吳才老音蒙古尚書雨霽蒙之蒙作霧以下从務
也朱文公不取然吳亦有據未可盡廢也
蒸也無戎
每有良朋朋音與蓬同正與戎韻合沈約在蒸韻而
肱鞞堀弘薨皆從之非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易緯河圖數曰一與六同宗二

與七爲朋淮南子玄玉百工大貝百朋劉楨魯都賦
時謝節移○合族綏宗招歡合好肅戒友朋則古韻
朋與戎宗弓相叶也毛詩爲詩之韻亦韻之祖舍聖
經不宗而守偏方之音其固甚矣○戎而主切音汝
叶外禦其務蓋戎汝古人通用也如南仲太祖太師
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是也

雨雪載塗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塗音余叶
華易林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柳詩善幻迷
水火齊諧笑拍塗東門牛屢飯中散蝨空爬

烝然罩罩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回幹水聲黃東發云雪山博
學必有據也

烝然汕汕

疏汕櫟也今之撩罟也說文汕魚游水貌汕所諫切
櫟一作翼側交切

臺萊

臺夫須莎草也可爲臺笠都人士曰臺笠緇撮是也
○萊草名今萊州人蒸以爲蔬謂之萊蒸萊州得名
亦以此

枸榿

注枳枸也陸機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生子著枝端大數斗甘美如飴八月熟謂之木蜜詩話云狀似枳拱土人謂枿枿木通作棋本草枳棋廣韻枳棋實如珊瑚是白石木之子說文作極字从禾稭極也徐鍇云稭極屈曲不伸之意稭極之果其狀詰屈亦取此爲名○宋玉賦枳枸來巢其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

周宣王

自古守成之君初吉終亂者唐之明皇憲宗爲甚史著之詳矣周之宣王中興赫然爲三代令主而其末暮與唐之明憲無異證於詩小序可見矣小序曰六月宣王北伐也采芑宣王南征也車攻宣王復古也吉日美宣王也鴻鴈美宣王也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沔水規宣王也鶴鳴誨宣王也祈父刺宣王也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黃鳥刺宣王也我行其野刺宣王也由是言之六月采芑車攻何其憂勤之汲規模之宏也自是而吉日鴻鴈詩人之衆美參歸矣其猶日之中乎庭燎雖美而有箴蓋一章夜未央二章夜未艾三章夜向晨則視朝漸晚宴安漸耽姜后脫簪之諫女鳩淫樂之湛正此際也自是沔水規之鶴鳴

誨之白駒黃鳥以逮祈父我行其野刺者四出其去
幽厲一間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信哉

肅肅其羽

字本作翮所六切文字音義云鳥飛其掌踏在腹下
夜未央

未央注未渠央也渠音遽本作詎詎豈也字林未知
之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

爾公爾侯

宋人經義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則謹
暮暎度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何
如怡然處順慎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適
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則又
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可補詩
傳之未備故特錄之


爾羊來思其角濺濺

注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美其和謂聚而不相觸按
詩詁曰魚口噉水濺濺然羊之角多似之

家父作誦

誦音松叶以究王詢淮南書赤松子作赤誦子

寧或滅之

詩燎之方揚寧或滅之按韻書引此作威威說文作
𤇀上从𤇀音悖二或相倒也後人以其字難施於俗
書故訛從威亦如虜發之感上亦作𤇀不得已而從
威古篆作上從𠄎或相對人亦罕識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

張衡應云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穀天天亦加
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據此則以天天爲天天也衡去
古未遠疑得其真且𠄎𠄎速速天天連文爲是不應
速速下又特出天天也天天之義自然天天之說強
勉王介甫詩栩栩幽人夢天天老者居亦祖張說

夙夜朝夕

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蓋夙
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
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中原有菽

野間謂之中原菽葉謂之藿螟蛉桑蟲也螺羸蒲蘆
也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桑間有蟲螺
羸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蓋爲似續之計
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
善以爲似續之計乃欲信讒而棄逐之何哉說者考

之不精乃謂螺贏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爲其子雖楊
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世詩人取螺贏
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
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
卵日益長乃爲螺贏之形穴竅而出蓋此物不獨取
螟蛉亦取小蜘蛛置穴中寄卵於蜘蛛腹脅之間其
蜘蛛亦不死不生久之蜘蛛盡枯其子乃成今人養
晚蠶者蒼蠅亦寄卵於蠶之身久之其卵爲蠅穴繭
而去殆物類之相似者又露蜂懸其窠每穴各綴一
卵如粟不知用何物滋養之久乃漸大成蜂此皆一
種細腰之物所謂祝之曰類我類我乃聽其聲意其
如此或謂細腰有術能禁物其祝聲可聽乃其禁術
也列子曰純雄其名大腰純雌其名穉蜂莊子曰細
腰者化說文曰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此皆信說
詩者之言也然彼之所不可知者正謂其能禁螟蛉
蜘蛛不生不死以化物身之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
形莊子所謂化者理固近之列子以爲純雄說文以
爲無子殆未可信况詩人之意本不然讀之者不審
耳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
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鷗

青黑之莢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也中庸曰政也者蒲
蘆也卽螺贏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蘆然乃與
詩之義合矣此范處義之說也

歸飛提提

荀子舜對堯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提患信無倦天下
自來按提當音時

不入我陳

詩不入我陳爾雅廟中路曰唐堂途謂之陳戰國策
美人充下陳下陳猶下堂也

怒焉如擣

擣注一作壽怔忡病也易林所謂胃春也又省作疇

小東大東

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
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
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變
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
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
曰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名何又曰
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多擇章首二字此
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餘而曰大東吾不

知作者名之與刪定者名之與有旨哉

大東 萋兮菲兮

萋菲說文引作縷斐註縷帛文兒

疇空 歧彼織女

歧說文引作歧歧項也支聲 頭項以望也

啓明長庚

詩緝李氏曰啓明即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為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名白字太白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誤耳元注二星也

祝祭于祊

祊說文引作鬃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

均均原隰

均均漢碑引周禮註作營營按當作園園田十有二頃也文選又作原隰昫昫

開天傳信記

姚崇曰大田云秉畀炎火此捕蝗之法也

興雲

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按顏氏家訓引詩亦作有淪淪興雲祁祁毛傳云淪陰雲貌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此銘亦云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世作雨乃或改耳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語本古經音昧閣毛云茅蒐染草也牋云茅蒐鞣鞞聲也正義云齊魯之間言鞣鞞聲如茅蒐士冠禮注云鞣鞞者縕鞞而黝珩合韋爲之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以代鞣也

天子玉琫而珣珞諸侯盪琫而璆璆大大璠璠而璆璆士璠璠而璆璆

珣蜃甲黃金謂之盪其美者謂之璆卽紫磨金也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璠璠卽今牡蠣

裳裳者華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親意相承也

憂心怲怲

鳶與女蘿施於松上平聲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怲與怲同叶旣見君子庶幾有臧蓋丙古與方互音柄亦作

枋可證

間關車之牽兮

詩傳以爲燕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義爲長此序說所以不可輕變也

如食宜飶

裴光云飶卽飽字或作饗飶

菘

終朝采綠注綠王芻也爾雅作菘韓詩作綠薄郭璞云似小梨赤莖有節好生道傍今名莎脚莎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詩白華之什云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毛傳云雲亦有露孔穎達正義云有雲則無露無雲則有露毛言雲亦有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且爲昏是亦露之雲也○有雨雲有露雲此節發揮甚新

緜蠻覯睨

詩緜蠻黃鳥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貌又覯睨黃鳥王雪山云覯睨黃鳥之色三字从目目視之知其爲色也今注皆以爲鳥聲似不及古注之爲得

有兔斯首

斯音鮮箋云白也鮮白之鮮訛為斯也孔穎達曰鮮而變為斯者齊魯之間其語鮮斯相近左傳于思于思服虔曰思頭白貌思斯字異而音同

有豕白蹄

韓詩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

維師尚父

魯詩說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

瑟彼玉瓚

廣蒼瑟作碎詁云玉華相帶如琴弦

自土漆沮

詩曰生民之初自土漆沮齊作自杜漆沮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杜水名即杜陽也據文義作杜為長

是類是禡

禡蒼禡馬上祭也按馬上祭曰禡其字從馬猶車下祭曰輶其字從車也

不日成之

古注不設期日也今注不終日也愚按不設期日既見文王之仁亦於事理為協若曰不終日豈有一日

可成一臺者此古注所以不可輕易也

詒厥孫謀

一本作詒謀未孫

此謂未能遠謀及孫也通鑑韓建殺唐宗室通王滋十一人胡致堂管見云唐室至此祖宗詒謀有未孫與其曰未孫文法當然左傳引詩云叶比其鄰昏姻孔云而申之曰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正文人引經之例陳濟正誤不知此義乃云孫音遜可謂癡人說夢酌以大斗

斗酒器也石經作罍象形周禮作豆又罍之訛也

芮隗

公劉詩曰止旅乃密芮鞠之即鞠韓詩作隗班孟堅云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隗雍州川也師古云隗讀與鞠同

幾汔期

爾雅幾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詩曰汔可小康昭二十一年左傳引此詩杜預曰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同此也○今按幾幾汔期近忌皆語助辭詩往近王舅近

音忌注近辭也今人不知爲語辭而以爲辭去可笑

卒瘁

下民卒瘁韓詩作瘁瘁

無然憲憲

憲憲注猶欣欣也沮渠蒙遜責劉祥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通鑑釋文華人服飾研麗自喜按研研卽憲憲古今字雖不同其旨一也

俾晝作夜

作音卽具切讀如列子以晝足夜之足謂晝不足以夜補之也李善曰足其不足曰足足音聚與作夜義

通

屋漏

詩抑之篇曰尚不愧於屋漏鄭箋曰屋小帳也疏引周禮天官冢人職掌帷冢幄轡注云帷冢以布幄轡以繒帷冢是大帳幄轡爲小帳禮之用帷冢者皆於野張之以代官室其宮內不張冢也幄則室內亦有之○今按鄭玄解屋爲小帳蓋以屋爲幄也史記運籌帷帳之中或作帷幄帳與幄一物也○冢卽幕也易井收勿幕吳氏纂言音冢是也軍行之制將於野次設幕發令犒士臨之詩人所詠青油幕也其隱奧

深居曰帳密謀秘議臨之所謂玉帳虎帳是也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八終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九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毛詩

倉兄填兮

音愴况○民心之憂無絕已喪亡之道滋久長

蘊隆蟲蟲

毛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牋曰隆隆而雷非雷雨也

崧嵩

外集卷二十九

經說

詩崧高維嶽嶽四嶽也孔子堯時止有四嶽不主中嶽故曰崧高貌山高者自名崧不中主嶽而言今或以爲崧嵩通用誤矣

鉤膺

樊纓也又作繁纓

鞞鞞淺幘

鞞去毛之皮鞞軾中也淺幘以虎皮覆軾鞞禮記作鞞羔鞞鹿鞞是也周禮作鞞犬鞞豸鞞是也

往近王舅

毛萇曰近已也鄭玄曰近辭也慎接近音記毛注曰已已亦音記也鄭音辭者謂語助辭也朱子集傳用鄭說今之解音或不通此義黃東發謂之諸舅猶有南上者謬之甚矣又按詩彼其之子禮記作彼記之子或又作忌又作已又作悉如叔善射忌之例然則近也忌也其也已也悉也皆語助辭也朱公遷又按說文近从彡从丌丌音基楷書作迕與近相似而誤也其說尤究極根源然則不識字者安可解經哉

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贈崔靈恩本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孔穎達云贈遺者所以增長于人贈之財使富增于本贈之言使行

增于義故曰贈增也

天生烝民

古注物象也則法也性有象情有物五性本於五行故仁義禮智信象金木水火土也六情本於六氣故喜怒哀樂愛惡法乎陰陽風雨晦明也孝經援神契曰性生於陽以理執情生於欲以繫念

維昔之富不如時

一本連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首二倒字句也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疾君子在疾也茲年也古人謂茲為年取草木繁茂之義也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文選為樂當及時誰

能待來茲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疾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疾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稗疏斗粟而米十為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為稗稗謂之精糲加於精疏斯稗矣是小人而加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立一下也彼為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專然愴悅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福毛萇以為文王錫之鄭玄以為天錫之朱傳以為諸侯錫成王以祉福

而惠我以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天子斂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之強行辭降救猶不若是其委靡也此無他義理本明白無二說朱晦翁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故不自知其說之害理至此也

殷商衣韜

殷有天下又號曰商詩云商之子孫又曰宜鑒於殷書云殪戎殷又曰伐商必克皆互稱也其並舉則曰咨女殷商又曰殷商之旅殷古音篆文反夙爲與中庸云壹戎衣壹卽殪衣卽殷也與秦誓戎商義同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依者殷之冑也○白虎通衣之爲言隱也所以隱身也楚詞新浴必振衣與汶塵合韻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趣韻之語不足據也字又作韜呂氏春秋湯伐桀有夏之人民親韜如夏字林玉篇音韋非也至于說文及林罕楊恒趙古則戴侗諸書皆不收噫非博考籀篆行草及詩書子集曷以知殷商衣韜之異字而同義乎可與汲古者道難爲淺中者言也

夙夜基命宥密

毛萇云宥寬仁也密安靜也孔穎達云寬仁所以止
苛刻靜密所以息暴亂豈不明白正大而得帝王之
體也今之詩傳解宥爲宏深密爲靜密以字義言之
宥者寬宥也未聞宥爲宏深也宏深靜密旣於基命
不切又不知宏深靜密者爲何事輔廣又改云不宏
則體不盡不深則用不徹不靜不到冲漠無朕處不
密則不到萬象森羅處其言愈謬聖人治天下大經
大法易曉易見冲漠無朕森羅萬象是老氏虛無之
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是

潛有多魚

潛音涔爾雅溙謂之涔韓詩云溙魚也李巡曰今以
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椽郭璞曰
今之作罾養魚者聚集柴于水中魚寒得入其裏藏
隱因捕捉之小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椽也水
中魚舍也江賦椽澱爲涔夾羅衆筌皆取魚具也說
文椽以柴木壅水也椽寂見切亦椽也溙溙涔潛
古蓋通用

敦琢其旅

敦音堆與敦彼獨宿同又軍後曰敦逸周書武順解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又敦邱見爾雅從整

敦而欲度高乎太山見賓戲又音彫與敦弓既堅同見廣韵天子弓也

應田縣鼓

田當作棘小鼓在大鼓旁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孔穎達曰周禮大師職云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注云為大鼓先引是古有名棘引導鼓棘字以東為聲聲既轉去東惟有申在申字又去其上下故誤為田也

○棘音肩

儻革有鶴

儻革轡也鶴以金飾轡如鶴鳥之形句法與有鶯其領同○鶴今俗轉作戣唐六典有戣今法如今之鍔金也

嬛嬛在疚

其傾切石經作熒熒

莫予荇蜂

毛云荇蜂厚曳也箋云懲艾也○厚曳即掣曳○粵峯爾雅言羣小人毋敢我厚曳為譎詐之行是自求辛螯也

荇蜂

詩小苾莫予荇蜂荇音烹舊音粵毛傳以為摩曳摩

音翅孫炎作掣曳謂相掣曳之於惡說文曰粵使也則莽讀作粵疑亦可也

泮宮

魯泮宮漢儒以爲學予觀菁菁者莪序謂樂育人才而詩序教養之盛中阿中陵孰不知爲育才之地惟泮水序止曰頌僖公能修泮宮而詩言無小無大從公於邁則征伐之事言順彼長道屈此羣醜則克敵之功言淮夷攸服旣克淮夷淮夷卒獲則頌淮夷之服借曰受成於學獻馘獻囚可也於此受睪元龜象齒大賂南金之畢集何也或曰濟濟多士克廣厥心

此在泮之士然不言教養之功而繼以桓桓於征狄彼東南不過從邁之多賢何也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此公之設教言不言教化于羣才而先以其馬蹻蹻其音昭昭不過燕享之和樂何也合序與詩初無養才之說其可疑一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書莫大於復古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詳書之學校久廢而乍復蓋闕吾道之盛衰何經傳略不一書其可疑二也坳序言史克作頌以修伯禽之法足用愛民務農重穀數事使果能興崇學校克何不表而出之以侈君之盛美其可疑三也上庠虞制也東

序西序夏制也左學右學東膠虞庠商周之制也孟子言庠校序皆古之學使諸侯之學果名泮宮何他國略無聞焉其可疑四也記禮多出於漢儒其言類宮蓋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言半諸侯之學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其解禮記類言班以此班政教使鄭氏確信爲學何隨字致穿鑿之辭其可疑五也有此五疑予意僖公不過作官於泮地落成之際詩人善禱欲我公戾此于此永錫難老而服戎狄於此昭假孝享而致伊祜於獻囚獻馘而受賾貢此篇與先王考室之詩相表裏特室爲居處之室魯爲游從之宮祝頌有不同予按通典言魯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名僖公建宮於上因水以名宮耳詩言翩彼飛鴉集於泮林林者林木所聚以泮水爲半水泮林亦爲半林乎泮爲地名與楚之渚宮晉虓祈之宮無以異於是又求之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堯舜禹湯武王周公有咸池大章韶夏濩武中曰文王有辟雍是以辟雍爲天子學亦非也詩言於倫鼓鐘於樂辟雍又云鎬京辟雍無思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莊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儒因解泮水復言辟雍求之義不可得故轉辟爲璧解以圓

水戴埴鼠璞之言如此其見卓矣其辨博矣按左氏
晉侯濟自泮泮果水名足證矣近世曲爲說者曰春
秋經也魯頌亦經也魯頌旣載春秋可略此說又滯
矣高克一事詩詠清人春秋書鄭棄其師他如廬漕
城楚邱木瓜碩人無衣詩與春秋互見不厭其複安
有詩載而春秋可略乎或又曰事亦有特載而不見
于經傳者季氏伐顓臾之類也曰顓臾之事將然而
未舉也故論語載之而經傳略焉泮宮已成之迹春
秋豈容不書哉愚嘗總春秋與詩而論之信魯頌之
文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者也以春
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
頌乃臣子頌禱之辭則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
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
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
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
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於防而公不
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
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駟猶以爲
頌吾誰欺欺天平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

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廡解云辟墻也廡天子享宴廡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胥雍則辟雍也西雍也胥雍也皆爲宮名無疑也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名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傍而名泮宮如王制之說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邪予又觀宋胡致堂云靈臺詩所謂於樂辟雍言鳥獸昆蟲各得其所鼓鍾篋業莫不均調於此所論之事惟鼓鍾而已於此所樂之德惟辟雍而已辟君也雍和也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雍義亦若此

而已且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故以矇瞍
奏公終之胡爲勦入學校之可樂與鍾鼓諧韻而成
文哉文王有聲止於繼武功作豐邑築城池建垣翰
以成京師亦無緣遽及學校之役上章曰皇王維辟
下章曰鎬京辟雍則知辟之爲君無疑也泮水詩言
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
旨主于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
知泮宮之爲學校也特取其中匪怒伊教一句爲一
篇之證則未矣王制起于漢文時其失已久後世旣
立太學又建辟雍若有兩太學者尤可笑也按致堂
之言與予見合而說文魯詩解戴埴之論皆可迎刃
特俗見膠滯已久可與知者道耳
食我桑甚懷我好音
尹和靖曰周原膾膾董茶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
我桑甚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
大王翦商
胡庭芳曰愚讀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
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何以言之大王蓋當祖
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有六年商始亡
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大王不

但不出之於口亦決不萌之於心特以其有賢子聖
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縣洪豈有一毫覬
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大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荆
蠻是大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
之言曾謂大王之賢反不逮之乎余謂此言是矣但
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戠商解云福
也蓋謂大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
以改戠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
大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
訛亦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但知翦之爲戠則
紛紛之說自可息若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
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
心乎

荆舒是懲

舒史記建元侯表作茶古文茶舒假借字禮玉藻諸
侯茶前詘後考工記弓人斲弓必茶尚書大傳厥咎
茶厥罰恒與茶皆作舒

立鳥生商

詩緯含神霧曰契母有娥音松浴于立邱之水睇立鳥
啣卵過而墜之契母得而吞之遂生契此事可疑也

夫卵不出蓐燕不徙巢何得云啣即使啣而誤墜未必不碎也即使不碎何至取而吞之哉此蓋因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句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誣史記云玄鳥翔水遺卵狄取而吞之蓋馬遷好奇之過而朱子詩傳亦因之不改何耶或曰然則玄鳥之詩何解也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月令玄鳥至是月祀高禘以祈子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其事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詩人之詞興深意遠若曰仲春之月禱而生商斯爲言之不文矣如黃帝之生電虹繞樞蓋生之時值始電或虹見之候也帝俊生十日謂有十子而以甲乙丙丁名之也此而可誣亦將曰黃帝生于虹帝俊之子生於十日可乎詩又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亦本其生之地而尊且神之便謂甫申爲嶽神所生可乎傳說爲箕星生之日直箕也蕭何爲昴星生之日直昴也楚辭曰攝提貞于孟陬今惟庚寅吾以降屈原豈攝提之苗裔乎漢柳敏碑言敏本柳星之後梁江總佞張麗華云張星之精其不根至今人皆知笑之而不疑玄鳥之事者殆以經故豈知經旨本不如是乎按古毛詩注云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

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來而謂之降者重之
若自天來古說猶未誤也自今詩傳信史記之訛耳
發音旆
荀子引詩武王載發有虔秉烈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注詩殷頌武王湯也發讀爲旆虔敬遏止也湯建
旆興師本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爲先故如
火之烈而莫能止之也

松柏丸丸

長笛賦丸挺雕琢注引韓詩松柏丸丸薛君曰丸取
也余按山經鳳卵作鳳丸又作鳳樂則丸樂也樂削
也今稱木工曰雕樂匠可證然則丸乃樂削之而成
丸也今詩傳解丸丸爲直恐非愚意丸丸是言樹之
團圓如車蓋也亦備一說

說文字與詩異

陟彼岵矣說文岵作岵桃之天天作媿媿靜女其姝
姝作媿葛藟縈之縈作縈有饒籩殮饒作盍盧令令
令作獐室人交徧摧我摧作催憂心炎炎作炆注
小熟也厭厭夜飲厭作厭憬彼淮夷憬作穰斧以斯
之斯作梳營營青蠅止于樊樊作椌溱與洧溱作澮
馱彼晨風晨作鷓安得護艸護作憲見此祭者祭作

效信誓旦旦作忌昊天曰明昊作昇从奔从天非
相時儉民儉作憇此彼有屋此作伯註小也菁菁
者莪菁三蒼又引作萍

升菴外集卷之二十九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春秋左傳 附公穀

春秋例

杜預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
以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以變例不通又疑
經有關文誤字嗚呼聖人之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
秋乎譬之術士推算星命者立印綬格財官格雜氣
格或格所不能該者則曰不合格豈造化先立此格

而後生人乎春秋之所謂例何以異此

班彪說春秋

班彪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殺史見極言殺其繁辭以成簡嚴之體平易正直言直書其事而褒貶自見彪之說春秋可謂得其髓矣以此言之則許世子止弑其君趙盾弑其君莒人滅鄆之類三傳皆不足信

董仲舒解春秋

穀梁傳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董仲舒曰春秋分十二世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定哀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逐季氏而言又雩微其辭也子赤殺弗忍言日痛其禍也子般弑而書乙未殺其恩也屈伸之志詳略之文皆應之吾以其近近而遠遠親親而疎疎也亦知其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有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有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而黑黑也百物皆有偶合偶之合之匹之仇之善也詩曰無怨無惡率由

羣匹此之謂也

元年

元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大一統所謂一統天下咸奉元朔也天子立元而諸侯遵也天子頒朔而諸侯行也自共和以來諸侯如蜂房蟻穴不用天子之元年矣晉曲沃莊伯改建夏正則有不奉天子之朔矣春秋所以托始於隱與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劉道原曰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而國人不與而立隱隱曰吾將讓焉太子桓公僂望十年不獲而羽父弑隱立桓桓曰隱攝也吾取之左氏信桓之欺故曰攝公穀信隱之詐故曰讓皆失之

克段于鄆

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鄆趙匡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爲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注曰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衆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卽無復兵衆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郭知玄切韻云帝虎並訛烏焉互舛正指此條

有蜚不爲災

說文蜚負磬也文沸切本草謂之蜚蠊亦謂之蜚蠊
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蛭尾行水則竭行艸則
枯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
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親新聞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
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
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
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人之道
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
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
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
間親新聞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
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
之不同也石碣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
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畎畝版築魚
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
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獮奴侯切人名石碯之宰殺石厚者

命子

命名也左傳異哉君之名子也又令名之大以从盈
數史記皆作命古命名同音也又孟子命世之才名
世之才也易終有譽命譽名也殺人亡命亡匿姓名
也太玄勞有恩勤有情也羈角之吾不得命也古樂
府雙燕初命子謂燕語哺子如人之名子也

疾蠡祭之牲特病也疾七禾反小腫也或作瘞蠡力
果反春秋正皮肥也又作縶說文同

屏屨

屏符費切方言曰屏屨屨也絲作之曰屨麻作之曰
屨不借屨者謂之屏喪服傳曰疏屨者蕪蒯之菲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

十二年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杜預曰再書丙戌國史成

文也胡安定曰羨文也鄭漁仲曰丙戌一日也不應再書丙戌非後申則前子楊慎曰一日而再舉者非兩之也同日異地也曷言乎同日異地盟地乎武父赴地乎魯都故再日之也若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衛侯晉卒嫌於同地矣曷謂嫌乎同地後人習其讀而失其傳將曰衛侯卒乎盟地云爾是故謹而再日之故曰再稱日決日義也日盟者卽而日日赴者追而日國史之體也故曰國史成文也文有兩而非羨者雖春秋之謹嚴不得而損也穀梁解也婉杜預解也深咸知其解也安定曰羨蓋或之漁仲直改焉則安矣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莊公七年

此記星出之遲也○杜預曰辛卯夏四月五日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日光不匿恒星不見○孔穎達云此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耳非竟夜不見星也慎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之祥也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亦是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曰夜恒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光是也漢書武

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通鑑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穀梁作昔恒星不見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昔初夜也夜中夜也昔何以謂之初夜昔之爲字从日从𠂆𠂆音殘日殘爲昔也昔又與夕通夕之爲字从月半見日殘月半見正初夜之時也

鞞中

丑父寢於鞞中注鞞士之車也仕板反周禮士乘棨車爲其無革鞞不堅易壞棨與鞞同

豕人立而啼

啼管子作諦荀子哭泣諦號古啼字也

人女摯不過榛栗

榛說文引作亲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莊公二十五年

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救日何以爲古禮

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灾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

包茅

爾貢包茅不入包茅山在麻陽茅生春孟康曰靈茅

楊雄曰菹茅三脊也爾雅謂之藐廣雅謂之菹茅本
草云生楚地三月採陰乾猺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鴉
銜草

左傳屈完對管仲云君其問諸水濱杜預曰當時漢
水未屬楚李善夷曰杜之注其為謬哉且楚實殷之
始封楚苦縣瀨鄉在漢水東北則漢水於西周之際
豈未屬楚乎又詩云奮伐荆楚架入其阻鄭注云架
入方城之阻也方城在今漢水北豈昭王時未屬楚
乎屈完以齊桓所問之大不敢他對但請自問於水
濱而人莫之知也漢水實屬楚也久矣

夫札知食豈時類也鄭書尚書疏云春食
札側八反又音截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
言長相思不言久離別

廣莫

左傳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杜預注廣音義與曠同廣
莫猶言曠漠也風曰廣莫風門曰廣莫門音義皆如
此之類對熈公初觀豈不吉而豈凶有人曰豈之精
以五筮短龜長筮實無是豈蓋衣映採之豈而不類
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瞽說也孔穎達云

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
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
規之慎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之辭
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
立驪姬一事而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繆類多
如此

古人厭複字

左傳十年尚猶有臭正義云猶則尚之義重言之耳
書云弗遑暇食遑卽暇也漢書尚猶頗有存者

輕音磬

秋所書考之則僖公齊襄衛靈之流烏得爲賢哉蓋
頌乃臣子頌禱之辭則多溢美如今人之親知賀壽
軸文也春秋所書則其實跡素行如今官府之考語
也今稱人之賢可例信賀軸而略考語哉觀其滅項
伐邾取須句取訾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其惡之
大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夫人會齊侯於卞其女季姬始遇鄆子於防而公不
制中使鄆子來而公不耻終歸于鄆而公不拒淫風
流行如此桑中大車不作于魯而駟與有駮猶以爲
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存魯頌見當時上下相蒙好

諛悅諂而非以爲美也

又

辟雍泮宮非學名予于魯頌引戴埴之說而申之既詳矣近又思之說文辟雍作辟廡解云辟墻也廡天子享宴廡廡也魯詩解云騶虞文王囿名也辟雍大王宮名也以說文魯詩之解觀之則與詩鎬京辟雍於樂辟雍之義皆合矣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使天子之學曰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真癡人說夢也古人言數之多止於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於王孫武子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善守者伏於九地之下此豈實數邪楚辭九歌乃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曉古人虛用九字之義強合九辯二章爲一章以協九數茲又可笑

荀息

涑水曰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

也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
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
荀息不能諫正遽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沒
之先而不可抹於已沒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
也

晉於是乎作爰田

爰田國語作輟皆假借字也爰當作趨許慎曰趨田
易居也爰田之制古者田三歲一易以同美惡商鞅
始開阡陌今民各復常業不復之易

女承匡亦無貺也

伯姬之繇云云貺平聲叶亦無益也屈原九章荼薺
不同畝兮蘭芷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絕世
而自貺

姪從其姑

穀梁傳姪娣者不孤子之義一人有子三人緩帶注
姪音迭娣音第姪之爲言迭也娣之爲言第一作也
更迭次第御於君也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同姓媵之
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後世目兄弟之子
爲姪夫男子而字從女六書之義舛矣又變迭之音
而爲直何啻千里○又按干令升左傳注云姪娣者

同姓媵女之稱也兄之女來媵曰姪妹來媵曰娣若
兄之女不媵者但曰兄之女而不曰姪妹不從媵者
但曰妹而不曰娣古人之正名審稱如此由此論之
姪之字不惟不可加於男亦不可混稱於兄之女也

魯音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僖十五年

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慎按晦非冥也
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
也公羊乃曲爲之說於是月六鷓退飛過宋都之傳
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
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亦不
書公羊之言何其野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
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以取朔棄晦乖僞
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
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晦而勝乎是皆勦說之
無理者也

隕石

穀梁傳春秋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飛過宋
都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
言之誣本不待辯宋萬孝恭辯之云梁山沙鹿亦無

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蚺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
不月此殆可作一笑穀梁乃癡人作夢孝恭又癡人
解夢也

公子賦河水

秦伯將納公子重耳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
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言已反國當朝事秦此最有理

孟明

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
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繆公襲鄭蹇叔苦
諫使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
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
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
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強形勝巖險
雄心於戈矛戰鬪技養於射獵獫狁非一日也孟明
何力焉

臯陶有後

左傳臯陶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
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謂臯陶真不祀而
蔓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立賦

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
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以
是參考之臯陶何嘗無後乎今按史記禹本紀帝禹
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
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而後舉益授
之政又按朱子注舜有臣五人禹稷契臯陶伯益
尋斧

鹿焉而縱尋斧焉一本焉下有斯之二字唐人文集
引此云蔭其樹者不折其枝鹿焉而縱尋斧焉以斯
之可乎國之孟門何其驚若且其言曰發禱西戎用
秦晉寮爲小窗也式式不辭其良映幾之舉林而登

同官爲寮文選注寮小窗也宋王聖求號初寮高似
孫號疎寮謝伋號靈石山藥寮唐詩綺寮河漢在斜
樓皆指窗也古人謂同官爲寮指其齋署同窗爲義
今士子同業曰同窗官先事士先志官之同寮亦士
之同窗也林所於疎寮也兩翼益晉以式亦翼爲式

兩甄義良於英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式孟
將獵爲兩甄置左右司馬注兩甄猶兩翼也世說桓
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書周訪傳杜曾攻陷
楊口元帝使訪擊之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
自領中軍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
旣而兩甄皆敗訪選銳卒八百人夜追破之梁裴邃

壽陽之戰爲四甄以待之挑戰僞退四甄競發魏師大敗書傳中稱軍翼曰甄僅此四見然甄之爲字不知於軍何當也甄音陣古作陳甄自平聲轉入去聲也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陣有左拒右拒拒方陣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杜預注將獵張兩甄蓋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孟也然左傳他篇有中甄前茅則甄之義亦古矣

疆場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場注音易言疆土至此而易也唐高適詩許國從來徹廟堂年年不得在疆場乃讀爲平音可謂不識字矣駱賓王詩亦作場皆誤甚豈可謂唐人便不敢議乎

負茲

諸侯疾稱負茲茲草也猶言負薪言有疾不能負草也又云布茲注云茲蓐席也然則負茲者蓋言有病而坐蓐伏簣也予觀荀子正論篇云琅玕龍茲華瑾以爲實注龍茲卽今之龍須席或曰茲與髭同徐廣茲者籍席之名列女傳琅玕龍疏疑龍疏卽龍茲隋

書煬帝欲誇示諸番酋長以中國之華盛賣菜者亦籍以龍須席注龍須草織成席也淮上安慶府居人多能織龍須席史記索隱茲公明草也龍須草又有此名亦奇

踊為文公諱也

踊豫也齊人言踊若關西言渾也

盟于犀邱

犀邱左作鄴邱穀作師邱石經作菑邱

踰閭而語

門閉一扇開一扇一人在外一人在內曰踰閭

葬我小君定弋

左作定姒杞國女弋莒女詩美孟弋矣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終

外集卷三十一 經說

十六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一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士竑編

經說部

春秋左傳

繞朝贈策

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

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之遺
子及子產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據此則豈
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詩人趣韻之誤耳
士會當作士會
晉有士會士當作爲土土爲古杜字如詩言桑土而
以陶唐氏豕韋氏御龍氏爲土氏之宅後爲唐杜氏
漢儒欲左傳之行乃推漢爲陶唐氏之後於士會復
晉之下增六字云其處者爲劉氏蓋士會本于唐杜
氏而劉氏又本於土會也若作士女之士上與唐杜
下與劉氏何干涉哉

袒衣袒服

裼袒衣蓋近身之衣孟子所謂袒裼裸裎也左傳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衷其袒服以戲於朝
注袒服日日近身之衣然不若袒服之爲順袒與袒
字畫相似毫釐之差耳

前茅慮無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注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踰
伏皆持絳及白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
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爲殿也踰伏今之裝塘
伏路也中權今日中軍後勁今日合後

屈蕩戶之

屈蕩戶之漢書王嘉坐戶殿門失闌免顏師古注戶止也左傳門于陽州公羊傳無人門其義相同止戶曰戶禦門曰門也

有山鞠藭乎

司馬相如說鞠讀作芎邱弓切予謂鞠字四聲轉入平音始得其讀

能者養以之福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以說春秋引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故有禮誼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師古曰之往也往以就福噫左傳自劉歆始表章之此其所引的信無疑矣又漢酸棗令劉熙碑猗與明哲秉道之樞養以之福惟德之隅

陳侯午卒

襄公四年

高閔曰玄經有云日月之逝改於尸尚未晚也陳成公既為雞澤之盟而卒則已變於夏矣曾子曰吾何求哉愚謂高氏之說奇矣然春秋之例書卒祗從赴告耳非必有褒也

直為壯曲為老

外集卷三十一

經說

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正直二器名
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二字之形
卽象二器

襄九年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

杜注云周禮太卜雜用連山歸藏周易皆以七八為
占故言遇艮之八○今按杜不達左氏之義妄為此
說也且連山歸藏漢世已亡矣安知其以七八占乎
今以筮法言之陽數九老而七少故九變而七不變
陰數六老而八少故六變而八不變今之筮法自有

九六自有七八何必遠言連山歸藏乎且其文曰遇
艮之八是謂艮之隨蓋艮卦下一爻陰變為陽第三
爻陽變為陰第四爻第五爻皆陰變為陽第六爻陽
變為陰只有第二爻是八不變故曰艮之八驗下文
艮之隨可見此可以思索而得也精思博古如杜預
亦支吾亂解千百年無人知此也特表出之
以此例之假令遇坤之八是謂坤之垢遇乾之
七是謂乾之復行文自合如此杜預不知此解
疑誤後學多矣特為圖以發其未發云

艮

九老陽一六老陰一六老陰
變少陰二變少陽一變少陽
九老陽一八少陰一六老陰
變少陰一不變一變少陽

外集卷三十一

經說

隨

施舍

施舍二字左傳國語周禮凡屢見焉而解各有異今
 總攝而論之左傳晉悼公即位施舍以責注施恩惠
 舍勞役也魏絳請施舍注同上楚平王施舍寬民注
 施恩惠舍逋負叔向言齊桓公施舍不倦注施恩舍
 逋士會構楚旅有施舍左傳凡五見國語鑄無射篇
 云布憲施舍于百姓注施恩舍罪與左傳註意合惟
 單襄公過陳不禮云縣無施舍所以施舍賓客負任
 之處此舍字如出舍于郊之舍不音捨也與左傳旅
 有施舍正相對又云聖人之施舍也注施予也舍不
 予也此與前後訓注不同亦不合本文意未知是否
 又齊語云施舍分寬注施德也舍舍禁也楚語云明
 施舍以道之忠恕注施已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
 周禮凡征役之施舍注施當為弛
 曰具有夫出征而喪其雄襄十年
 正義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
 法當韻毛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是也
 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

襄二十四年服虔云焚讀曰償正義曰焚是燒也象

不燒死故今訓為斃僨僨僵也當从服

程鄭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孔穎達曰趙文子賢人也將死其語偷程鄭小人也將死其言善皆為失常

渴葬

渴急也苦蓋切公羊傳曰不及時而葬曰渴葬詩雲漢注天時旱渴雨一作愒

勦說

崔氏之盟讀者未終晏子鈔易其辭是為勦說勦楚交切禮勿勦注代人說也猶擊也胡氏曰勦猶抄也諸詰皆誤獨博雅近是

天王殺其弟佖夫

佖公羊傳作年國語晉人之誦曰佖之見佖果喪其田佖于年叶

公鑿行也

猶更造之意公本欲會晉代秦途過京師復生事修朝禮故曰鑿行

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臧宣伯令修賦繕完

繕也完也葺也一義也一墻也繕未足而又加完與葺焉於義為複矣是謔所謂一個孤僧獨自歸也古人脩辭體要若此乎哉審思完字乃字字之誤曰繕字葺墻辭無複義亦昭矣然此非余臆說也唐李祭酒涪云爾修賦繕完亦當作字不然則繕完何物哉商有妣邳國語晉人之語曰邳之民對果齊其妣當作邳音絲通鑑釋名引姓氏韻纂同今作西典西禮二反非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

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粲正義云粲散之也从米殺聲按粲字殺下米也粲為放散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粲已失本體粲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書為一蔡字重點以讀之者尤謬

君日不悛以樂怡憂

昭三年

樂以忘憂則可以樂怡憂則不可陸賈燕喜平勃交懽忘憂也太康逸豫漢惠淫樂怡憂也忘憂待時怡憂玩時忘為在下言也怡為在上戒也

蘊年

孟子云遏糴穀梁云訖糴注貯粟也

天有十日

外集卷三十二

經說

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
楚邱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
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
日爲三注云十日自甲至癸也十位日中當王食時
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阜人定爲輿黃昏
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隅中也日出也
缺不在第池一作尊主與公曠其位也日上其中者日
中盛明故以當王也食日爲二公位也旦日爲三卿
位也後昭公七年楚尹無宇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正義曰日以配十位從中而右旋人之道高以下爲
基貴以賤爲本欲從賤而漸至於貴也若從中左旋
則位乃漸退非進長之義故右旋也禮射義亦云以
賤事貴有十等焉象天之有十日自甲至癸也以三
者合觀之古有此說故左傳禮記互見之然不知其
所當何義或曰嚮明而治宜於日中故日中當王雞
鳴而起故雞鳴當士皂主馬飼馬以夜半故夜半當
皂輿主車人定則車休故人定當輿然其餘則不可
強通缺之可也○僚賈逵音勞供勞事事也今之牢
子亦古遺言也

圖附見後

十圖自右而左自上而下也

時申僕酉僚戌缺亥輿自未而申

當未臺子阜自臺而僕

十王丑士先賤後貴

位巳缺辰公卯缺寅卿至王而極

圖缺巳以尊王缺卯以尊公

不樵樹不采蓺

采音菜謂取人園圃種蓺為菜也舊注非

按左傳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釋

文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是神何妨是獸

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與鼈豈鯀果化二物乎張

叔皮論曰蠙爵下革田鼠上騰牛哀變虎鯀化為熊

久血為燐積灰生蠅傳玄潛通賦聲伯忌瓊玖而弗

占兮日言諸而暮終嬴正沉璧以祈福兮鬼告凶而

命窮黃母化成龍兮鯀殛變而為熊二韻不用注作

郎王邵曰古人讀熊皆于陵切張用舊而傳用新

也

齊燕平之月

注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注此

年二月子產立公孫洩古書傳及幽傳謂曰明年明日則有之矣明月僅見此耳

晉荀盈卒于戲

戲注與蕘同許宜切蕘陽聚名在相州光武紀大破五校于蕘陽降之卽其地也

九邱八索

九邱八索九邱卽九州也八索卽八澤也見淮南子或以八索爲八卦謬矣通鑑外紀云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財度爲九州謂之九圍各居其二而爲之長人皇居中州以制八輔此引春秋命歷序文也九

圍取育草木爲義卽後世所謂九州也中州則人皇之都石鼓文所謂寓逢中圍也八輔則餘八圍也圍亦作有古字省文書以有九有之師詩九有有截又奄有九有作九圍解之義尤明暢左傳謂之九藪陽紆雲夢之屬總而言之九有也九圍也九州也九藪也一也有與圍以字相近藪州以音相近其實一義爾

伯趙司至

官名伯趙氏伯趙卽伯勞也一作博勞又邠風七月鳴鴟王肅云七當爲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王肅

之言良是合于月令

青鳥司啓

青鳥鶻鵒也鶻鵒于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又按易

通卦驗立春鶻鵒鳴楊柳津

齊疾疥逐疔

疔梁元帝音該當作疥說文兩日一發瘡也按傳例

因事曰逐若疥已是瘡疾何謂復言逐疔乎說文疥

搔也疥搔小患與瘡不同何云疥逐疔乎

舟鮫

左傳注舟鮫官名掌澤澤有水有魚故以為名小說

有鮫人泣珠賣綃事蓋舟鮫之官死而為澤神若伐

木之匠變為木客也

天王居於狄泉

春秋周襄王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注天子以天下

為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

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侯乾侯乃晉地

不得書居也綱目書帝在房州房州唐一統之地豈

得以乾侯為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為七音以奉五聲

陳暘曰五聲者樂之品拇也二變者五聲之駢枝也

又曰左氏七音之說蓋八音耳八音以土爲主而七音非土不和故書之益稷禮之樂記其言入音既虛其土猶太衍之虛其一也太衍虛其一無害其爲五十七音之虛其土無害其爲八音也若爲七音爲二變在焉是以五聲奉五聲豈其理邪

隱民

春秋左傳隱民皆取食焉國語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隱民貧民也詩曰如有隱憂古字殷與隱同

木之豆區釜鍾

歷代斗斛大小不同左傳疏云魏齊斗秤於古二而爲一周隋斗秤於古三而爲一

天王入于成周

昭二十六年

邵泉齊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不遂入王城也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又曰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業詩說曰大東小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乾侯

胡一桂云昭公乾侯之事與夏王相殺商邱周厲王崩于彘皆天地間人道非常之大變史墨元作筆乃妄引陪貳之說而謂天生季氏以貳魯侯又明言社稷君臣無常奉無常位且妄引詩易以對左氏從而書之其與春秋書公薨乾侯如青天白日不可掩蔽以誅季氏不臣之罪者異矣嗚呼春秋何等時耶功利之習壞爛人心君臣大義漸滅殆盡不惟亂臣賊子如三家者放逐其君爲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服諸侯不知有君而惟季氏之與史墨不知有君而放言無忌趙簡子不知有君而聽言不辯左氏亦不知有君而載言不擇夫豈知陵谷遷改乃地道之變而非常雷天大壯乃天道之常初非志變况易乃崇陽抑陰之書雷在天上夫子大衆但取其成四陽壯長之卦而曰君子以非禮弗履耳未必如杜氏注所謂君臣易位也史墨不求其義妄引以對可謂誣天矣天但使季氏貳君何嘗使季氏逐君哉如墨言一歸之天道則公僭王卿僭侯亂臣賊子接迹于世矣綱常安在然則春秋夫子作也易象夫子翼也道一而已請得爲易大壯一洗史墨之惡論

於越

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爲二字古聲雙疊也莊子云離朱之目孟子云離婁之明婁朱本二字而二聲足以爲證或以勾吳於越爲方言夷音謬矣

不能如辭

定公六年子西曰不能如辭昭十三年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亾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僖二十一年若愛重傷則如無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正義曰敢爲不敢如爲不如經傳之文此類多矣

盜竊寶玉大弓

八年得寶玉大弓

九年

升菴子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謹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邪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銜而返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耳

今按晉書明帝紀王敦將謀篡下屯于湖帝乃乘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

壘而出又明帝自湖遁歸歸遇旅姬與之七寶鞭

石尚來歸賑

賑是忍切社肉也盛以蜃故謂之賑天子所以親遺同姓當從賑今作賑非

甸乘同音

渾良夫乘衷甸兩牡杜預曰衷甸一轅卿車陸德明曰甸之證反賈公彥曰甸即乘也四邱為甸出車一乘故以甸為名是古者甸與乘同也故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與命叶韻荀子王制篇司馬知甲兵乘白之數注云四邱為甸亦謂之乘以其治田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則謂之乘每一乘則又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自謂甸徒猶今之白丁也

溺者必笑

左傳溺人必笑呂氏春秋曰溺者必笑雖笑不樂古有此

彊言

彊戶快反是彊言也釋文過謬之言按管子注毀善曰些譽惡曰彊與說文訓著稍異又彊洩苦棗爾雅臣有足疾君將青之

青苦江切古音控說文引此作設音却嘔也控以入

聲轉平聲耳

擐衣出其臂

擐陸德明云音宣依字林作擐擐臂也先全反舊音患非禮王制羸股肱決射御注亦謂擐衣出其臂今按擐音宣是也宣今揜字時俗有裸袖揜拳之語東坡詩玉腕半揜雲碧袖

蒐狩之禮車絰著門則不得入以恥其御之拙也

三傳字異同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邠按古字枋柄同音耳葬我小君敬羸敬羸穀梁作傾熊聲姜公羊作聖姜黑肱以濫來奔肱公羊作弓盟于臯鼬公羊作浩油楚人滅隗公穀俱作夔古隗字音與夔今轉作五罪反

鵠蚌相持

春秋後語齊趙將伐燕蘇代為燕說趙王曰今者自來過小水見小蚌方暴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灰鵠兩不相捨漁人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相支以斲其衆臣恐秦之為漁父也此事戰國策亦載以雨叶脯妙出自然古人之

文奇雋如此按春秋後語陸賈所著賈在漢初頗有
文藻自新語外有春秋後語南中行紀又著感春賦
盛引典故今雖不傳而文心雕龍載其目實爲上林
子虛之先鞭又能交歡平勃以成復漢之業可謂通
儒比之叔孫通豈不天壤邪予謂叔孫通爲秦博士
諛言不死又事漢制禮襲秦使三代之法中絕於漢
通之罪大矣東坡目之爲枉死宐乎延篤荅高義方
書今茲以五經爲鼎籩書傳爲籩俎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未暇蚌脯也

西狩獲麟

仲尼傷周道之不終感嘉瑞之無應○麟四靈之一
毛蟲之長麕身牛尾狼鬣馬蹄含仁懷義覲文匿武
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必有處
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
文章彬彬有道則臻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一

終

升菴外集卷之三十二

成都楊慎著

瑯琊焦竑編

吳郡顧起元校

經說部 禮記

曲禮

曲者一偏一曲之謂中庸言致曲易大傳言曲成老子云曲則全莊子云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易又言其言曲而中指人言曰心曲衷曲地名曰韋曲杜曲皆同義曲禮者言禮之小節雜事而非大體之全文也
教不可長

王肅本敖五刃切遨遊也以遨遊作平聲古人燕游
曰歸之義此勝鄭說若傲者不可有也而可長乎長
亦平聲讀

憎而知其善

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孟子羞稱五伯
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賢憎而知其
善也蚩尤五兵李斯篆書苟便於世人其舍諸鯀之
城也桀之瓦也秦之邊防也隋之漕河也至今賴之
故曰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
袞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
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于多而大或貴于
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
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或云說讀如檀弓
稅人之稅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
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

負劍

負劍辟咄召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傍
歐陽永叔作瀧岡阡表云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傍

正用此義石刻猶存今改作抱良可嘆也

女子許嫁纓

纓有二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內則云女子未冠笄紿纓也二是許嫁時繫纓婚禮主人親脫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蓋以五采爲之又內則曰婦事舅姑紿纓以此而言知有二纓也

嚶羹噉炙

嚶他荅切不嚼菜噉初怪切一舉盡嚶也

削瓜士寔之

寔說文瓜當也蒼詁瓜鼻也疏謂脫葉處寔者去寔也按去寔而曰寔猶治亂曰亂去釁曰釁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

王充曰水潦降蛇蟲新化爲魚鼈故不獻

獻鳥者佛其首

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佛音倍戾之倍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不佛按字人以一弗从兩矢弣以兩弓从一矢其戾可知梁武帝改作佛字經史因之宋子京於國語音義正之

禮不下庶人

禮不下庶人謂酬酢之禮也白虎通德論之說勝諸

家矣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三代有車馬無車騎吉行則六馬四馬師行則元戎小戎自晉公乘小駟始有騎至濼并田去車戰始有騎兵然則此制亦秦法也

六經無騎字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魏鶴山云六經無騎字禮記亦漢世書耳又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注展魯大夫欲與公俱輕歸乘如字騎馬也輕遣正反正義曰古者服牛乘馬馬以駕車不單騎也至六國之時始有單騎漢初猶有車戰見夏侯嬰傳高祖之敗彭城去滎陽出成臯皆以數十騎遁去而鴻門之會棄車騎獨騎一馬樊噲四人步從以免其非危迫時往往夏侯嬰中御車高祖在左樊噲乘為右未嘗廢車也方萬里古今考反覆千餘言今撮其要附此

擬人失倫

擬人必於其倫荀子稱仲尼子弓子弓豈仲尼之倫乎韓子稱臧孫辰孟軻臧豈孟之倫乎二子之言不倫矣

君子忘物

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我忘我所以立道故

天子歿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

人曰歿歿寇曰兵羽鳥曰降四足曰漬禮記

今按禮記天子諸侯大夫之歿別其名義而以羽鳥四足

終之何邪舊說謂羽鳥之歿降落牛馬之歿深漬如

其說也人與畜比天子諸侯之尊而下同禽獸乎子

叔父瑞虹先生云古有羽蟲之孽猛獸之害或指此

也大勝舊注必有印可者

也

聖周人

夏后氏以聖周迭終唐韵火熟曰聖音卿又經史難

字作子栗切

華而睨

睨華板切說者以睨為刮節目又目明貌孫炎曰睨

漆也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其

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

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武王
曰紂辟遠其子愛近姑與息又姑息二字姑媾
毋也息頑童也

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公羊傳周召分陝而治出於一時非定制也漢儒作
王制遂據以為例亦固矣

從先大夫於九京

京古原字今俗訛作京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一本監於方伯之國國

監三人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

監及淮夷叛說三監者或以為武庚管叔蔡叔或以

為管叔蔡叔霍叔皆非也蓋武王分殷之故地為邶

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

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

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

監侯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

視元士

慎按春秋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公羊傳曰祊
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周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

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許慎作五經異義
駁之云若如此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
不合事理之宜善乎左氏之說曰諸侯有功德於王
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
鄭宣王母弟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胡安國合二說而
爲說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
宿之邑如皆有焉盡天下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
以鄭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
有焉盡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其說可謂明盡足
破公羊之謬也予按公羊解經之謬如鄉村教督不
知城市事滂言以誑兒童至漢儒刺六經作王制又
踵公羊之謬而益之曰視元士果如其說則天子元
士視附庸附庸亦五十里千八百諸侯各有五十里
之湯沐邑則是二十五萬之地而後足也又各有朝
宿邑亦二十五萬里而後足也今之五十萬盡王制
禹貢疆界而不足不獨京師與泰山之傍矣漢儒之
固陋若此譬猶舞文胥吏具成數取口給以對上官
不待一訊而可知其誣矣雖然王制似此類十之七
八辨其一可推其餘宋儒乃以孟子班爵祿之制不
與王制合爲疑是以委之亂流而罪源孫之犯法而

坐祖也異哉

植

植特寓二音天子植初音特義亦特也君羔臂虎植大夫齊車鹿臂豹植義則緣也

月令

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為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與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壬癸

其日甲乙其日丙丁其日戊己其日庚辛其日春其日甲子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

外集卷三十二

經說

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左个

明堂左个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按卽今之捲蓬

始字

桃始華蟬始鳴水始冰地始凍始皆音試林間翁曰始試也按宋人詞褪粉梅稍試花桃樹是也

伐蛟取鼉

月令伐蛟取鼉明龍不可觸蛟可伐也聖王之世禁蠅去天鳥大禹驅蛇龍周公驅虎豹犀象必自有法非以人命僥倖者後世若荆欏飛澹臺滅明周處斬蛟事皆見於史末世但謬爲大言崇尚虛文而許真君之事反取疑於拘拘者矣

鴻鴈四候

鴻鴈有四候鴻鴈之鳥木落南翔冰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

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鵙鳴

月令鵙鳴不鳴禮引詩又作盍旦注渴旦鳥夜鳴急旦也郭璞方言注鳥似鷄冬無毛晝夜鳴今北方有鳥名寒號蟲卽此也說文作鴉鳴又作鴉鳴蓋自旱省爲干故鴉或作鴉也猶禽經鴻鴈之鴈作鴉斥省爲干故鴉或爲鴉皆古鴈字也然則鴉鳴字正當作鴉省作鴉作鴉非鴉乃鬪鳥古以其羽爲勇士冠者非此同也盍旦渴旦皆以義借用耳唐詩暗蟲啼渴

旦涼葉墜相思

蜃 與夏小正亥雉入於淮爲蜃互看

雉入大水爲蜃蜃卽大蚌也墨子曰楚之明月生於蚌蜃是也其胎謂之珠胎淮南子所謂珠胎與月盈虧又曰月歿而螺蚌焦是也又曰蚌聞雷聲則厥音也縮又按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蜃形似蛇而大今寺門金剛風調雨潤手執劔者風也彈琵琶者調也執傘者雨也手中如蛇者蜃也則與蚌蜃字同物異

荔挺出

鄭玄云荔挺馬薤也此說非也易通卦驗玄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火菑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鄭玄而以荔挺爲名者亦誤之甚矣

水澤腹堅月令十月令十一月候東風解凍月令正月候

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凍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五祀

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太玄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蓋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故井之爲字有八口角井甃亦八角祭井卽祭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曾子問

晉灼讀曾參字作宋昌驂乘之參與子輿義合

祝聲三

注祝爲噫歆之聲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

義也又曰噫歆卽臯也慎按噫非歎恨乃防其噎如
今小兒食時乳母嗽聲

文王之爲世子止文王之爲世子也○教世子

止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衛孔悝之鼎銘曰

止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子貢見師乙而問

焉止子貢問樂

古書傳例題標於篇首又結於篇終觀汲冢周書可

見賈誼治安策陳三表五餌其序三表三端木皆綴

以一表二字至韓退之柳宗元猶有此體六經中禮

記爲多若文王世子篇首此曰文王之世子終之曰

文王之爲世子也結之若曰文王之爲世子其事如

上文所云也又始之教世子三字發其端終之曰養

世子不可不慎也摠其義也衛孔悝鼎銘及子貢問

樂皆同此義宋儒不達妄爲之解石梁王氏云文王

爲世子也七字衍文教世子三字衍文金華邵氏云

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有非歌之所能盡者矣故終

之以子貢問樂其言似眯目而道黑白者異哉嗟乎

不能達古文之文而能達古文之義者鮮矣是以貴

屬辭也

師保

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此文甚明暢

忠恕

朱子云體信是忠達順是恕然履信思順學者之忠恕也體信達順聖人之忠恕也四時信行五氣順布天地之忠恕也

獠狨

鳥不獠獠况必反鳥見人驚飛也獸不狨狨况越反注作許月反獸見人驚走也

竹箭

徐鍇說文系傳作箐又作檣古文箭晉同音鄭玄周禮注云箭字古書皆作晉易曰晉進也薦紳作縉紳是其證也

年雖大殺衆不匡懼

匡注與恒同恐也慎按匡音慌管子有大匡小匡皆言救荒之事字書作匡攘蓋匡張攘亂今俗猶有此言

繁纓五就

注曰一就言五色一匝蓋色至於五而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之成歟

金爲賜

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爲雨金爲賜火爲燠水爲寒土爲風釋文賜音賜按賜與賜字別

犧尊

孔穎達疏犧音莎音波皆失之楊簡曰楚東呼牛之大者曰沙孔不知引

有事於惡池

惡池北方河名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駝徒何切徐鍇曰江別流爲沱沱沼同此別作池非○說文今之蹉跎字作差池楚詞與汝沐兮咸池晞子髮兮陽之阿楊雄賦靖冥之館以臨璠池灌以岐梁隘以江

河

滹沱

說文引詩作滹池水經九州記皆作滹沱秦詛楚文作亞駝字林作滹沱周禮作虜池史記作噓池山海經作灌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

配林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公羊作蜚林月表

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朝夕者蓋立圭以測日景立表以量月采日圭之法具於周禮月表世罕知漢書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王僧虔詩所謂月表望青邱是也吳下田家以正月八日夜立一竿於平地月初出有影即量之據其長短移於水面就橋柱畫痕記之梅雨水漲必到所記之處蓋古之遺法管子云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鈞之上運鈞泥工圓轉之器也

所以交於旦明

且註作神字義同古文辰亦作旦旦日从地上一地也日出一上為旦日入一下為一日日古昏字也故曰明即辰明今隴蜀呼辰與神同蓋古音也

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

孔子與於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一則傷之一則美之

禮是賓

郊社

天以生物為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為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為功而其功顯故聖人斂之而為社所以神地之道也

唯為社

為社事單出里單彈同盡也每家盡一人田國人畢作田獵皆行無畱家者社邱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

園邱方澤

郊之祭也注

宋陳襄郊儀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也故宮用夾鍾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園鍾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以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乎坤也而謂函鍾取其容以象地也

年不順成

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

蒞蕭

凡祭灌鬯求諸陰蒞蕭求諸陽○蒞而悅切義與藝

同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辟焉

由辟焉

祈謂祈福祥求永貞也報謂獲禾報社辟讀為弭謂弭菑兵遠罪疾也由用也於辟言由者以非祭之常體或有因而用之也慎按素問古之病者祝由而已

今醫院十三科終於祝由科由亦用也素問云祝由者倒言之郊特牲云由辟者順言之也

端行願雷

頤古本作雷

周公用天子禮樂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漢儒魯頌闕宮傳遂緣此以解皇上帝皇祖后稷之文宋儒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論正矣其事則未之詳考也魯用天子禮樂魯之末世失禮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末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誣成王伯禽自漢儒傳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千載之下冤矣哉昔成王命君陳拳拳以遵周公之猷訓爲言猷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呂氏春秋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賜伯禽則惠公又何復請之有其曰天子使史角往報之蓋亦未之許也平王猶之不許而謂成王賜之乎且襄王之世衰亦極矣猶不

許晉文公之請隧而謂成王不如襄王乎且伯禽之賢雖不及周公然賢於晉文公遠矣豈肯受之哉禮又曰成王康王賜魯重祭成王既賜康王又何加焉此蓋不能自掩其僞矣然則魯之僭禮何始也曰著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書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書曰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書曰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魯頌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饗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皇稷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自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論語載孔子之言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禮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也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當時魯之僭禮不惟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蓋亦非之魯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借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魯之陋儒諂佞遂作明堂位以文其過甚矣其無忌憚也孰甚焉魯頌曰白牡騂剛白牡周公之牲也周公既用天子禮樂胡爲而白其牲乎白者殷之色也宋之郊用之宜也魯人用之不宜也既不宜矣用之

何義噫我知之矣魯之君臣見宋之郊必私相謂曰
宋無功於周而且郊可以魯而不郊乎於是郊宋之
郊亦白其牲使後世有王者起以僭分討魯則以宋
爲解若其果受成王之賜則遂用周之赤色矣元儒
許白雲亦嘗考魯郊廟之事不出成王之賜然以程
朱嘗引言之終不敢議是敢於非周公孔子而不敢
於非宋人也學者膏肓之病也哉

進襪進羞

沐而飲酒曰襪食曰羞沐必飲食以盈氣也俗諺云
饑梳頭飽洗澡

自少而多自質而文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自少而多也俎有虞氏以椀四足而已夏后氏以巖
足有橫擴殷以椀曲撓之也周以房俎足下有跗自
質而文也

拚席不以鬣

鬣掃地帚也若帚席上不得用掃地帚也席上用幘
帚幘一作幘

毋拔來毋報往

拔急走而去也報急走而歸也猶云其就義若熱則

其去義若渴其進銳者其退速喜于有爲者不能持久也報音赴

蛾子時術之

蟻子時時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猶如學者時時問學而成大道也

買而不學博依不能安詩

依音秬博依卽今俗云薄藝風以氣盛及不有聞自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勞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輔漢卿云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

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所謂又從而庸之也公孫丑曰道若登天然似不可幾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所謂又從而怨之也

天地訢合

訢讀爲熹朱子注參同契隱其姓名爲鄒訢蓋取諸此

煦嫗

氣曰煦體口嫗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漢書后土富媪亦此義○父母之于子亦然左傳作奧休字或

作燠咻亦同

天高地下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程端禮云
下音蝦殊音賒化同花按下古音戶無音夏與蝦者
自漢始有之故疑禮記漢人筆也

狸首

天子之射以狸首為節注狸首詩篇名其辭亡按大
戴禮載其辭云今日大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
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叅
既說執旌既載于侯既抗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

既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
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
卒莫若獲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汝強食
食爾曾孫侯氏百福由此觀之狸首之詩元未亡也
其鞬有鞞

鞞音茜鞞音剡喪車也鞬之傍有物鞞垂象鼈甲邊
鞞

鞞車

鞞讀為鞞音與船同○莊子鞞才諷說說文有輻曰
輪無輻曰鞞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鞞聲相近其

制同乎

振容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是人君之柳有振容池以竹為之象生前車式振容者其池繫榆繒于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上有池下有振容池與振容之間而有魚大夫去振容士去魚

柳池

柳讀作雷象生時中雷也

祭義

仲尼嘗奉蓐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

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此段文極波瀾頓挫闡明奇奧可以貫復

蜡臘二祭不同

蜡音子豫切蜡與臘不同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臘取禽獸以祭故字從獵省蜡享農功之畢

故字從腊省臘於廟蜡於郊
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
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與冠裳而肖貌之幃幌而匹
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孰是愈焉

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
故爲變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道之變也

窮愈巡
巡音泐皇極內篇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折愈微愈

命以坊欲
命以坊欲即孟子所謂性也有命焉

言未有家族衆盛而不亂者孟子曰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必千乘之家

盍不也何不且是求且而已人惡之者爲其亂晝夜

也○月令作鷓旦鹽鐵論作鴉旦字書作鴉鳴又作
渴旦

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僂焉如不終日

僂參差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離散亂遂至僂焉錯出外既散亂而不整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慎按僂焉如不終日即孟子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俛焉日有孳孳可也僂焉如不終日不可也

言未君爽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今博士議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正義曰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為今文尚書孔壁中出衛賈馬所注為古文尚書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

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古今錯亂此文王為義相涉也今禮記及古文尚書并今博士議而古文周田為割申其字近于義理割之為言蓋也謂蓋申勸之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

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三年問

焉使倍之焉使弗及倒字法也若後人則云使倍之焉使弗及也焉左氏傳云魯故之以今人則云以魯之故也此古今文體之殊

格之上下可以運肘

格本一作略音各腋也。○今俗云格脂窩。○深衣
執筭
音煩又皮彥切器名以葦若竹爲之其形如管衣之
以青繒以盛棗栗殿修之類

孚尹

聘義說玉云孚尹旁達信也鄭注孚一作斐尹讀爲
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
也陳澔云孚正也尹亦正也按爾雅尹正也邢昺謂
爾雅之作多解詩此所謂尹正也以解赫赫師尹則
合若借以解孚尹何異指白石以爲羊捉黃牛而作
馬乎甚矣陳澔之不通文理也

又

言玉之德曰孚尹旁達古注孚尹者浮筠也言玉之
澤如竹膜之膩如女膚之滑也與今注不同元稹出
門行詠商人採玉事云求之果如言剖則浮筠膩騏
駉千里變鴛鴦七十二浮筠用古注義也古注今廢
不用故罕知之

